

高干子女

雷子·著

高干子女

雷子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干子女 / 雷子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399-4226-1

I. ①高… II. ①雷…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6582 号

书 名	高干子女
著 者	雷 子
责任编辑	王雁雁
责任校对	王尔阳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00 千
印 张	18.25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226-1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 偶遇 001

身在江鲜馆大江厅的周古昌，此时不禁迷茫起来：就是自己刚才看到的一群人，赵亮伟也能融入其中共为一伍？倘若赵亮伟如章磊一般，那么赵锦华是不是在和自己演戏？组织部长章建斌又是怎样一个人？这些高干子弟究竟在江淮充当怎样的角色？

第二章 | 庆贺 013

赵亮伟一直对章磊和长毛这种人有心灵感应不理解，他也并非要抓住章磊什么把柄，这么多年同学、朋友，他真怕章磊被长毛这种不上路子的人带坏了，他也将自己的意思对章磊暗示过，章磊明明能听懂，可偏要装白痴，依然和长毛亲如兄弟、形影不离。

第三章 | 同窗 025

三人在学校就像三颗光芒四射的宝石，总是引来师生们的瞩目。他们的家庭背景，他们俊俏的长相，他们惹人关注、独特鲜明的个性，他们处在不同层次上的学习成绩，无时无刻不吸引着学校里方方面面的关注。

第四章 | 红人 037

章磊在江淮第三期县处级干部党校培训班上就是其他人的珍稀资源，同学们在识得其庐山真面目后，人人都想享用他。章磊虽然不在要害部门工作，可他是江淮官场上的显赫人物——省委组织部长的公子啊，一旦发挥起他的作用来，可能比省委组织部的那些副部长、处长还灵光。

第五章 | 大商 055

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将公司的名称改一下，章磊说：“就叫大商交通建筑工程公司吧，简称‘大商建工’，在我的理想上插上你的翅膀，使我也能步你后尘成为大商。”

目录

CONTENTS

第六章 | 下海 069

事遂人愿，陈碧羽下海的机会真的说来就来。这个主动上门请陈碧羽下海的人，竟然是谢灵远，周古昌的老同学。

第七章 | 北巡 085

兴州在江淮省的南端，他所要去的几个县、市都在兴州北，章磊在心里偷偷给自己这次行动定义为“北巡”，不仅是因为他参加工作后第一次要跑那么多的县、市，更主要的是因为这次活动有着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经济意义和生活意义。

第八章 | 开张 099

开业仪式很简单，只有长毛一个人讲话。长毛往话筒前一站，一点儿也不像一个老板在讲话，活脱脱一个黑社会老大有在召集手下混混们训话，好在他只讲了五六分钟便结束了。

第九章 | 特色 110

章磊对酒吧广场的日进斗金很满意，进账特多时，他甚至会狂喜不已。他想，越是这样，越要保护好他和长毛，越是要珍惜大发特发的机会。所谓“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说得就是这个道理，何况他现在经营的是一家经典的特殊场所。

第十章 | 线索 122

面对刘三的揭发，赵亮伟觉得还是十分迷茫。还有这个刘三说的企业老总到底是什么人？那个仇大龙现在又在哪儿？不过，他觉得他现在又向长毛迈进了一步，自己的感觉并没错。

目录

CONTENTS

第十一章 | 火爆 134

“市长怎么了？市长还不属我表舅管！在江淮，哪个当官的见我表舅不像孙子一样！”邱文国红着眼，张着大嘴，说话时酒气熏天。……

第十二章 | 报答 147

章磊一脚跨出章建斌书房时还是相当兴奋的，他对老爸今天的态度很满意。他的想法和老爸的想法基本一致，这次解决七八个，下次再解决七八个，这个忙一帮，他欠他们的人情就都答了。当然，在章磊心目中，答人情也是分先后的。

第十三章 | 关注 162

郭浩天严肃地望着周古昌，就像周古昌出了问题似的，然后才不紧不慢地问道：“组织部长章建斌这个人怎样？”

第十四章 | 闹房 177

谢灵远怎么都没想到，让他赚取了大把大把钞票的可爱的房子，竟然出事了！有一个小工头，就是两个死了民工的工头中的一个，负责建的两幢楼，在购房户拿到钥匙不久便都裂了缝！

第十五章 | 出手 188

她又把吴妈叫了过来，高声说：“吴妈，你告诉我爸妈，我没法活了。以后，你要帮我照顾好他们，特别是我妈，我很爱她。”说的时候，陈碧羽在告别词里注满了伤心和绝望。

目录

CONTENTS

第十六章 | 如愿 203

初五晚上，冯敏心满意足地躺到章建斌的床上。这天，她人生第一次看到了一个省委组织部长见到她诱人的身体神魂颠倒的样子。

第十七章 | 黑手 218

没等傅志伟回答，章建斌接着得意地说：“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应该就是让儿子出人头地。如果我帮助他解决了这个大难题，恐怕他就不会再刁难你了吧？”

第十八章 | 暗查 237

杨毅慢慢推门进去了，先是客厅，他巡睃了一圈一个人没见到，便继续蹑手蹑脚地向卧室里走，刚走两步，就看到了他想看到的人，眼前的镜头吓得他差点叫出声来，章磊和四个女孩都光不溜秋地躺在大床上，姿态不一……

第十九章 | 重逢 254

赵亮伟话刚说完，便有人轻推开门，一阵淡香随之迅速沁入赵亮伟的心脾。赵亮伟感到这种香味很熟，但又很遥远。他知道，内勤说的靓女来了。抬头望去，赵亮伟怔住了。

第二十章 | 坍塌 269

赵锦华果决地拍了板：“好，就按古昌同志的意见办。江淮反腐败的序幕已经拉开，我们一定要战之即胜、善始善终，向上级领导和江淮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第一章 偶遇

江淮省委常委、纪委书记周古昌下午已在办公室阅处各类人民来信半天了，屁股抬都没抬一下。虽然那种腰酸背痛隐隐难受的感觉不时袭来，但是，一大摞内容复杂、言辞激烈的信访件像集聚了巨大的磁力一样，让他不可能有片刻分神，也忘却了疲劳办公给身体带来的不适和侵扰。零星打进的几个电话，也被他三言两语就结束了，可见这个时候他很不想有人来打扰他。省纪委的同事虽然才和他相处一个多月，可大家都已知道这个周书记有一个习惯，只要他专门安排半天或者一天时间阅处人民来信，非特殊事宜，他们中任何人都不能走进他的办公室或打电话给他。他那宽大的深咖啡色办公桌上透明玻璃烟灰缸里，横七竖八地栽着十多个烟头，放大了看就像一座座雕塑，流露出作者复杂的心态。周古昌背后悬挂着一块仿红木框白纸黑字的书法条幅，上面是中纪委领导书写送给他的“恻隐乃身，视民如伤”八个大字，令这个房间始终激扬着一股浩然正气。

一个半月前，周古昌由中纪委空降至江淮。虽然是平级调动，但中纪委的那帮兄弟都和他开玩笑道：“老周啊，你这是‘背心改胸罩，位置更重要’呀！”

周古昌被逗笑了，同时他也快速地转动自己的大脑，立即以牙还牙地回了一句：“你们这些家伙，对组织上也不讲良心！还不是你们这些‘背心’在上，我这个‘胸罩’在下？你们谁愿意当‘胸罩’，兄弟甘愿让位！”

周古昌就这么带着一帮好兄弟的哄笑、不舍、牵挂、祝福来到了江淮。前几天，这帮兄弟出乎意料地打来了电话，说他们要去南方出差，顺便要到江淮来看看他。昨天晚上又来了电话，称今天就到，明天上午离开，给他献殷勤的时间只有一个晚上。周古昌听了非常兴奋，虽然彼此才分手一个多月，但他真的很想念他们，十分盼望这个被献殷勤的机会。

当他批阅了最后一件信访件时，觉得整个人都轻松下来，紧张的意识就像

小学生听到下课铃声后潮水般冲出教室那样骤然释重，顿时在办公室里悠哉地弥漫开来，随着周古昌的脚步移动飘向窗外，随着周古昌的双目远眺飞向大自然。

江淮省省会城市兴州是一座绿树成荫、风光旖旎、集传统和现代为一体、共山水成一色的南方发达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始终处于全国各大城市前十名位置。刚刚迎来秋色的兴州，天湛蓝湛蓝，云如一团团洁白的毛绒，遍布的法桐、香樟等在无声无息地展示着炎热后和落叶前特有的风采，风吹到人身上有一种爽彻全身的感觉。临窗感受省委大院里的美景，周古昌已经抛开刚才那几十件信访件带给他的烦恼和不安，人也变得精神起来。

突然，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把周古昌从难得的悠闲、宁静和安逸中又拽回办公室。

“周书记，您好，我是杨毅，我们已经从机场回头了。他们几位的意见还是先吃饭后到宾馆，所以我们就直接去浪淘沙江鲜馆了。您过二十分钟也可以出发了。”周古昌一拿起电话，便听到里面传来纪委办公厅主任杨毅恭敬热情的声音。

“小杨，你和黄主任他们招呼一下，我随后就到！”周古昌高兴地说。

杨毅倏然声音低低地说：“周书记，我一接到他们就替您打招呼了，可他们说，不在江淮大地上第一时间见到您，他们就对您有意见，就要您在晚上以酒谢罪。”随即，杨毅又放开嗓门说：“周书记，您可要记住，我们晚上吃饭是在浪淘沙江鲜馆长江厅，就说是我杨毅杨老板订的，您可别搞错了。”

“好的，那么我就在厅里等你们了，杨老板。”周古昌放下电话，摇摇头笑了笑。一方面，他在笑他中纪委那帮兄弟还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对此，周古昌有深切的感受，在纪委这种特殊的工作岗位上，一年到头难得喝几场痛快酒，只要逮住机会，大家就要大吃大喝大醉一场。虽然吃的是家常菜喝的是普通酒，但那种氛围和兴致却是整天离不开酒桌的人难以拥有的。你想啊，他们这些人都是一年到头这个案子忙到那个案子，有时一个案子就要耗上去几个月乃至半年，老婆都难得碰一下，还谈什么喝酒？另一方面，他在笑他那个大内总管杨毅。这个刚过四十的年轻人，不仅俊朗、聪慧、工作出色、年富力强，而且办起事来措置裕如，还特别灵活特别幽默，他到江淮后刚相处几天就喜欢上这个年轻人了。因为他知道，在纪委这种机关里，像杨毅这样的复合型人才是越来越不多见了。这当然不是周古昌躲在门缝里瞧自家人，把自己人看扁了，由于纪检机关工作的特殊性，凡是从事纪检工作时间长的人，都会养成一

种固执、认真、寡言、恬淡、呆板的性格，有时候领导想找个能办点活络事的人都很难。就说到社会上酒店吃饭这事吧，只要不是在省纪委签约的宾馆酒店安排食宿的，一般情况下都要凭介绍信人家才会让你签单，否则就得带现金去结账。堂堂的省纪委，如果为吃一顿饭还要开个介绍信给饭店，那叫什么回事？同样是堂堂的省纪委，如果吃一顿饭单都签不到，还要带现金结账，那又叫什么回事？周古昌到江淮后也到外面的酒店去吃过二三次了，包括今天这顿，杨毅这家伙就很有办法，他专门以他的名义办了一张工商行的信用卡，让会计在里面充了两万元，卡就放在会计那儿。到非签约酒店请客时，他就带上那张卡，这样起码他就不用把省纪委大名报出来，影响到单位的形象，也不用掏现金出来结账，显得很没名气。让周古昌发笑的是，杨毅每次总自称是老板，把自己整的真跟一个有钱人似的。有些漂亮女服务员也被他这个假老板给迷住了，像狐狸精一样对他频频放电、暗送秋波，让杨毅吓得差点说出真实身份吓跑她们。

周古昌一次吃了饭后在车上便问：“小杨，如果那些小女孩知道你不是老板，而是省纪委的，不知会怎么想？”

“周书记，您千万别坏了人家的好事，就让我这虚荣心多满足一会儿。如果她们知道我是纪委的，恐怕哪一个都不会对我有好脸色，这年头哪有小姑娘还喜欢纪委的？恐怕连我们去吃饭都不讨她们欢喜。”杨毅真真假假地说。

“为什么？我们去吃饭，他们有钱赚，有什么理由不客客气气的？”周古昌满脸狐疑。

杨毅笑着说：“您想想，如果不是纪委抓了那么多胡吃海喝的贪官污吏，如果不是纪委大刹公款吃喝，酒店的生意岂不更好？还有，纪委都是吃的小餐，酒店都喜欢客人吃大餐，既然也就不怎么客气了。”

周古昌没有笑，他相信杨毅说的话有可能是事实。这个社会就像他小时候喜欢玩的万花筒玩具一样，说变就变，一变一个样，很多现象已经让人匪夷所思了。

周古昌停止了自己的遐想，看了一下表，已经五点四十了。他知道现在是下班高峰，车无法开快，只有早早出发，才能在他们之前先到江鲜馆，否则那帮家伙又不知要说多少怪话呢。

从省委大院到浪淘沙江鲜馆正常只需一刻钟，但是今天周古昌的驾驶员还是花了近半个小时才将车停到浪淘沙江鲜馆那个大停车场的阴暗处。

周古昌到江淮已有一个多月，到浪淘沙江鲜馆还是第一次。长江横穿兴州

北侧，到兴州的人要想一饱口福，自然都会想到江鲜。周古昌的几个兄弟也在电话里说了，古昌兄，你也别搞什么鲍鱼、鱼翅的，我们这些人和鲍翅门不当户不对，吃了会翻肠倒胃，你就带我们去吃江鲜吧！吃吃兴州的土特产。周古昌听了这话，差点没被他们气晕。他当时就回道，好家伙，你们不愧是中央机关的，口气好大，把江鲜都当作河里的小鱼小虾了，怎么不让我给你们就炖一锅河豚呢？接着，他们又在电话里和周古昌吵闹起来，就像过去在一起一样。对这种事，周古昌已经习惯问计杨毅，所以杨毅就推荐了这个地方。周古昌之所以愿意到杨毅说的这兴州第一江鲜馆，并非完全冲这“第一”二字，他想，要吃就让那帮平时馋得不轻的弟兄好好解解馋，也算是犒劳犒劳他们，给他们加加营养。再说，他也不想在他和其他省领导经常露面的江淮宾馆请他们，真的在那儿碰到哪位，你就说他们是来看自己的，有的人可能也不信，仍以为自己刚到江淮便要大开杀戒。要怪就怪中纪委这个单位太惹眼，要怪就怪纪委书记这个角色总让不少人提防几分。周古昌也不想刚到江淮就给人这种印象，那样不仅会给自己带来被动，而且也不利于纪委工作的顺利开展。这种情况下，选择到非省委、省政府接待定点酒店走一遭，也不失为一种策略吧！

远远地站在浪淘沙江鲜馆门前，周古昌领略到灯火辉煌、富丽堂皇、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情境了。眼前这幢高高大大的四层楼，被各种灯光映照得通明炫目，除了一楼摆着几十张桌子的大厅透明可见，楼上都被窗帘遮得严严实实，但从窗帘映出的一格格灯光看，能猜出那里必然是一个个包厢。五颜六色的灯泡在楼的正面和顶部闪烁着，既营造出一种繁华盛景，又像是在向每一位阅读者宣告它的含金量。到这种场所吃一两次饭周古昌并不感到为难，但如果让他经常光顾这种地方，他肯定会感到不适应。他甚至有些后悔，未经了解就同意杨毅的意见把吃江鲜的地方定在这儿。他其实更喜欢在“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的意境中，几个人坐在江边的一个小酒店里，烹一锅江鲜，把酒当歌。好在来的五位都是交情最好的兄弟，不会因为在这金碧辉煌的地方吃一顿饭，就认为他周古昌像那不断变彩换色的霓虹灯一样，说变就变了。

周古昌不禁感喟万分，倘若不是身在官场，又哪里会有如此重重顾虑？人活在世上，做一个无拘无束、无牵无挂的局外之人，该有多惬意！这个时候，他就会想起他那位同窗好友谢灵远。这小子自下海做房地产生意后，几年下来便成了亿万富翁，周古昌在餐饮、娱乐场所长的见识，多半是他帮助开的窍。想到第一次被谢灵远带到北京的王府饭店吃鱼翅捞饭的尴尬往事，周古昌现在

还会脸红。小姐报了菜名后，就将鱼翅煲和一小碗饭端上来了，周古昌那天正好肚子比较饿，就端起雪白的大米饭直往嘴里搵，吃两口饭还搵些鱼翅，就像小时候在家喝几口稀粥，搵两块咸菜放进嘴里一样。待别人将米饭倒进鱼翅煲里时，周古昌已将米饭和鱼翅吃个精光。谢灵远见了哈哈大笑，赶忙向他传授鱼翅捞饭的吃法，并不顾周古昌的反对，硬是让服务员又上了一份。周古昌按谢灵远的吃法将鱼翅捞饭送到嘴里时，发现两者的口感真是天壤之别。当时他就想，这四百多元一份的菜得掌握吃法才物有所值。人也类此呀，就拿自己和谢灵远比吧，根本就是两种活法，但哪种活法更有意义，恐怕要到在人生大舞台上谢幕时才会知晓答案。

“晚上好！先生，请问在哪个厅？”当周古昌和驾驶员跨进江鲜馆门堂时，一旁站立的几位迎宾小姐中的一位笑嘻嘻地迎上来问道。

周古昌抬头把目光落在说话的迎宾小姐身上，只见她长得十分漂亮，且很秀气，脸上绽着笑，高高的个子，身材尤为苗条，穿一件银白色的旗袍，就像一条江刀鱼一样立在那里。

“长江厅，麻烦你带个路。”周古昌客气地说。

在这种豪华人众的地方，周古昌总希望有人带着他到达目的地，因为他觉得自己一融进这种氛围中，便会失去方向感，这是他最害怕的一件事。一个人不管在什么时候，一旦没有了方向感，必然要自乱阵脚，在迷惘中失去自我。好在周古昌在官场上审理案件时，总是方向感很明确，不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和一些表面现象牵着鼻子走，这也是他最清醒最得意的一件事。

周古昌和驾驶员跟着迎宾小姐上了电梯。小姐揷了四楼按钮，电梯到了四楼后，周古昌又跟随迎宾小姐下了电梯，通过走廊，来到长江厅门口。小姐敲了两下门，然后推开，请周古昌及驾驶员进去，自己则退而返回。

周古昌抬头一看，不禁为眼前所见愣住了。在这个一百多平方的超豪华餐厅的休闲区域两张大沙发上，坐着五男一女，在另一侧棋牌桌旁，坐着两个女孩。这一群人大多都在二十多岁最多三十岁上下，男的个个英俊潇洒，着装高贵，女孩都异常靓丽，尤若天仙。他们在兴奋地谈天说地，无拘无束，似乎这个世界只有他们已无旁人。但是，周古昌他们两个的闯入，还是惊动了这伙俊男靓女，他们笑着怔着怒着惊奇着诧异着不屑着，全都停止了刚才的言行，把目光一起聚集到周古昌他们身上。眼前这位中等身材，长方脸，浓眉大眼，年龄五十岁左右，身着一套淡灰色西服，里面穿一件竖条纹衬衫却没有打领带的人，突然出现在完全属于他们且正在尽情嬉闹的场合里，他们感到十分唐突，

而且，这个人后面还跟着一位相貌衣着气质极为平常的小伙子。

“你……你们是干什么的？怎么跑到我们厅里了？”一位白白净净长得挺帅气的小伙子居高临下、傲慢自若地问。他的右臂正搂着一个齐肩短发的姑娘，姑娘优雅漂亮，绝对称得上是美女，小伙子说话时手臂也没从姑娘身上拿开。小伙子完全陌生，对小伙子手臂下的姑娘，周古昌倒感到有点眼熟，但他能肯定自己绝对不认识她。

周古昌没有被这群年轻人和小伙子的问话及阵势扰乱心态，他从容淡定地问道：“这不是长江厅吗？我一个朋友今天在这里请客，你们是在这里玩的吧？”

“说什么话呢你，这长江厅也是你吃饭的地方？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一个坐在沙发上头发长长的小伙子用轻蔑的口气狠狠地说。周古昌注意到，从他袖口露出的手腕地方，似乎有纹身，什么图案倒无法辨认。

“你说什么呢？嘴放干净点！”周古昌的驾驶员气愤地怒斥道，他在维护周古昌的尊严，说完他挑衅般地想跨到周古昌面前，却被周古昌拦住了。

那个长头发的小伙子见周古昌的驾驶员讲话丝毫不相让，就想站起来迎战，样子很凶。刚才搂着美女的小伙子这时从沙发上缓缓地站了起来，淡淡一笑：“长毛，别这样说话，对长者要尊重。”

“别，长毛，今天是磊哥的大喜之日，别自找不开心！人家也不过摸错了门。”坐在沙发上的美女同时伸出一只手拦住了长毛。

叫长毛的听话地坐了下来，但他的两眼还在怒视着周古昌的驾驶员。

“这位先生，这厅我早就订下来了，后来酒店忘了又订出去了，酒店的错误行为半小时前才得以纠正。再说，长江厅历来最低消费都是一万八千八百八，您的那位朋友好像只订了两千元菜，所以酒店也就理所当然地取消了您朋友的预约。这您不能怪我们，要怪就怪您那位朋友舍不得花钱请您吃饭。”搂美女的那位小伙子不紧不慢地说着，边说脚步边向周古昌这边踱来，语气低低的似乎颇有礼貌，却不乏狂妄和嘲弄。说完后，他还不露声色地笑了笑，为他那自我感觉良好的讥笑式幽默。

小伙子说完，有二三个人附和着大笑起来。周古昌注意到，刚才被说话的小伙子拥着的美女没有笑，她还瞥了小伙子一眼，像是对他说的话有点厌恶。

周古昌在不经意间发现，说话的小伙子果然身价不菲，他竟穿着一套阿玛尼休闲西服，里面的衬衫好像也是一个牌子，周古昌是通过西服特有的纽扣识别出来的。因为他过去查办过一位银行行长，行长家里这种西服有五、六套，

据说每套最低价都在几万以上，所以他也有幸和阿玛尼服装熟悉了。他在想，这小子看来是哪个富家子弟，现在的年轻人一旦有了钱不但要花天酒地，而且整个人就像飞上了天，说话完全不知天高地厚。

“小伙子，你说明原因就行了，我也不会赖在你这吃饭的。今天还真是一个穷人请我吃饭，不过我倒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光彩的。对不起，打搅了。”周古昌心平气和地说完后，便转身走了出来，并轻轻地关上长江厅的门。

“周书记，你看这帮小子要多猖狂就多猖狂，不就有两个臭钱吗？要不是您在这儿，我非教训教训他们不可！”周古昌的驾驶员愤懑地说，脸上布满了怒容。

周古昌呵呵一笑，一边向电梯门口摆放的两张沙发走过去，一边说：“对这些年轻人，一定要学会包羞忍耻，不要动不动和他们抬杠子，闹出事来人家会看我们笑话的。我知道你是特警出身，该出手的时候才能出手，不该出手的时候还是要稳如泰山呀！”

周古昌刚坐下准备让驾驶员打电话给杨毅问问到底在哪个厅，电梯门开了，迎宾小姐领着周古昌中纪委的五个兄弟和杨毅进来了。

“黄主任，辛苦了！多有得罪，没能到机场接你们。”周古昌兴奋地站起来迎了上去，和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人先握了握手。刚才不愉快的一幕，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古昌啊，刚才他们上楼时说了，看在你今天请客有诚意的份上，准备饶了你，但该喝的酒还是一杯不能少！”黄主任笑哈哈地说。

周古昌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把纪委书记应有的矜持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激动地和另外四位都热烈地拥抱，同时还不断地说：“行！今天咱们一醉方休！”

杨毅一直站在旁边傻笑着，等周古昌转过身，便问：“周书记，您怎么不在厅里，站在这电梯口？”

“杨老板，我正要问你呢，长江厅已被人家捷足先登了。你快去找找我们的厅吧，总不致于让我这帮兄弟站在这里饿着肚子闻江鲜吧？”周古昌丝毫没有责怪杨毅，他以为酒店里发生“上错花轿弄错厅”的事是家常便饭了。

“怎么可能……看来您已经去过长江厅了，这是怎么搞的？对不起呀，周书记，我现在就问他们经理去！”杨毅先是惊讶，随后又很窘促。他一边匆匆忙忙地按了一下电梯向下的标识，一边为自己工作未到位让周古昌和中纪委的客人到了酒店不能安身自责不已。

杨毅忙请周古昌和中纪委的几位稍坐片刻，随后让迎宾小姐和他立刻下楼

去找酒店的经理。

杨毅到了酒店一楼大堂，迎宾小姐帮他找到了酒店的副总经理，姓唐，是个女的。

“唐总，我两天前就订了长江厅，怎么现在又被别人占去了？你们怎么这样对待客人呀？”杨毅气势汹汹地问。

唐总莞尔一笑，拿腔作势地说：“这位老板，现在长江厅里坐的可是我们江鲜馆的大客户，没有特殊情况，长江厅都要优先给他们，这点可能当时我们的订餐小姐没有向您讲清楚。尽管如此，这事我还得向您打声招呼，这是我们的失职。加上当时您也没留联系电话，所以我们没能及时通知您。现在我们将你们安排在长江厅隔壁的大江厅，那个厅也不错，包您满意。”

“哦？在兴州还有这么牛的人？看来咱们这些人没地方呆了，有机会我倒要见识见识！”杨毅依然心有介蒂，但他又不便暴露身份，更不能抬出周古昌的大名，只有带着怨声接受事实。

唐总露出一副目无下尘的表情谑笑：“这位老板，实话对您说吧，我只知道长江厅里现在正坐着几位省领导的公子小姐，请客的是省委组织部章部长的公子，这一桌饭就是一二万呢！您也别心里不平，我们也是没办法。”

杨毅心里一惊，他没想到这个长江厅里所谓的大客户竟然是几个高干子弟，而且他们吃一桌饭就要一二万！

杨毅下楼后，周古昌便和他几个兄弟坐那闲聊。当时，周古昌正面对着电梯门。

“周叔，您好！您也来吃饭呀？”一个声音传到周古昌双耳里，这是一个年轻、铿锵、利索、热情的声音。

周古昌蓦地一阵疑惑，他以为初到江淮，又是在这么一个社会化的酒店里，不应该遇到什么熟人。当他抬头看到称呼他“周叔”的人时，脸上便漾起了亲密的微笑，高兴地站起来和向他打招呼的人握手：“是亮伟呀，没想到在这遇到你。叔叔是陪北京的几位客人。你呢，是不是陪女朋友？”

赵亮伟脸一红，不自然地说道：“周叔，我还没女朋友呢，整天忙忙碌碌，哪有那个工夫？今天晚上是章磊请客，都打了十几个电话了，我才向总队长请了假过来的。对了，章磊就是章建斌章部长的公子，他今天荣升处长了。”

“哦，章部长的公子？在哪个单位？看来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呀！”周古昌好奇地问。

赵亮伟淡淡地一笑说：“当然了。他那个交通贸易集团，可是坐收渔利的

好单位，江淮的高速都归他们管，每年的收入就是一个天文数字。章磊每请一次客，我就改善一次伙食。这次他擢升经管处处长，请我们几个同学吃一顿，包括陈省长的女儿陈碧羽，他们可能都到长江厅了。”

周古昌一怔，让他扫兴的长江厅原来是章建斌的公子在那请的客！他迅速将记忆中有印象的几个年轻人的面孔与章建斌对了一下，发现刚才奚落他、穿阿玛尼西服的帅小伙和章建斌长的很像。看来，他就是那个章磊了，一个让周古昌心里留下一丝阴影的干部子弟。

“周叔，您既然陪北京客人，我就不过来请您喝酒了。下次还是到我家吧，我爸不行我陪您喝。”赵亮伟笑着和周古昌打个招呼准备离开。

“行，你们年轻人好好玩吧！下次咱们叔侄再拼两杯。”周古昌拍了拍赵亮伟肩膀，笑咪咪地看着他走向长江厅。

黄主任见赵亮伟走远了，便话中有话地对周古昌说：“你小子挺能混的，啊？这才到江淮几天，都到人家家里喝起酒来了？”

“好啊，你黄老兄也查起我来了！对不起，刚才又不便给你介绍，他呀，是省委书记赵锦华的公子，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副总队长。告诉你，这可是个好小伙子！我非常喜欢他。”周古昌笑嘻嘻地答道。

周古昌对赵亮伟有这么好的印象，并非因为他有一个省委书记父亲，主要是因为周古昌从赵亮伟身上看到当今青年人身上少有的睿智、正直、善良、谦虚、礼让、低调、上进的优良品质。周古昌很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他原来在中纪委工作时，那些同事对他这方面的能力也是认可加认可，佩服加佩服，因为他的这一超常能力常常被他运用到案件侦查中。有一次中纪委查办一个副厅级干部，经过一周时间审查后，对方陆续交待了受贿八十多万的事实，当时案件负责人都决定要结案了，但周古昌从被审查人听说审查即将结束脸上露出的得意神情断定，此人必然还有更大的隐情。专案组听了周古昌的推测后，为此便延长了审查期限，决定让周古昌主审。在经历了十多天的艰难较量后，终于挖出那名副厅级干部另受贿三百多万和二百多万两个重大案情。

周古昌有机会审视省委书记赵锦华的公子赵亮伟，是在他到江淮上任十多天后赵锦华请周古昌到他家吃饭那次。虽然只有五六个菜，但赵锦华讲得开宗明义，说既算接风餐，也算交心餐，周古昌也就欣然前往了。

周古昌随赵锦华一起到赵锦华家住的别墅后，恰巧赵亮伟在家。赵锦华便向周古昌介绍道：“古昌，这是我的能干儿子，赵亮伟，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看得出，赵锦华对儿子很喜欢，很满意。

赵锦华又对赵亮伟说：“儿子，这是咱们省新来的省委常委、纪委书记，周古昌叔叔。”

“周叔叔好，省刑警总队副队长赵亮伟向您报到！”赵亮伟“啪”的一个敬礼，既严肃又调皮。

赵锦华、周古昌哈哈大笑……

周古昌第一眼看到赵亮伟就有一种莫名的特别喜欢的感觉：一米八的个子，四方脸，浓眉大眼，高挺的鼻子，棱角分明的唇，皮肤像他爸爸一样是那种特男人的古铜色，是一个充满阳刚气的俊男。身上的衣服是那种极其普通的款式和品牌，单从不露主角的外表和气质看，无法让人和高干子弟对上号。令周古昌无法从记忆里抹去的是，无论从赵亮伟眉宇间和眼神里发射出来的，还是他整个人散发出的，都是善良、正直和上进。周古昌当时心里就暗暗思忖，这样的可造之才，即使不是生在省委书记家，放在哪个岗位上，都会成为国家栋梁之才，都会讨人喜欢。

周古昌随赵锦华坐到餐桌边准备吃饭时，发现果真是几个家常菜，有“清汤排骨”“青椒河虾”“水煮牛肉”“清蒸黄鱼”等共六样，另外还有四个冷盘。周古昌顿时便产生了像在自己家吃饭的感觉，先前心里充斥的隐隐压力也慢慢遁去了。

赵亮伟从餐厅橱柜里拿出两瓶茅台酒放到餐桌上，边拿起一瓶开启边说：“周叔，我先给您和我爸满上，你们先喝。我到我妈那去一会儿就来。”说完，他便将赵锦华和周古昌面前的小酒杯斟满了。茅台酒立刻香飘满屋，沁人心脾。

周古昌嬉笑着问赵锦华：“怎么，嫂夫人还没回来？比我们的省委书记还忙呀？我们等她一起吧！”

赵锦华轻轻一笑，语调柔和地说：“没关系，我们先开始，亮伟去喂他妈妈了。”

“喂他妈妈……”周古昌张口结舌，脸上画出一脸的问号，手里的筷子也冻结在空中。

赵锦华见周古昌十分惊诧，估计周古昌到江淮后，还没有人向他谈起过自己的家庭，便慢慢地放下手中的筷子，声音低沉地说：“古昌，说到他妈妈的事，我总是满怀愧疚呀！”赵锦华吁了一口气，接着忧伤地说，就像每一个字都极难吐出来一样，“还是在我当省长的时候，那时候莉华，也就是亮伟他妈，坚决不用组织上安排的保姆，要自己照顾这个家，因当时她患高血压、糖尿病